

目 录

重要历史文献辑存

唐

驳《复仇议》·····	柳宗元	1
王忠嗣神道碑铭并序·····	元 载	2
巩县府君白锺夫人河东薛氏墓状·····	白居易	9
襄州别驾白季庚夫人歙川陈氏墓状·····	白居易	10
唐鄜州县尉陈润夫人白氏墓志铭·····	白居易	12
又祭小弟文·····	白居易	13
白幼美墓文·····	白居易	13
浮梁主簿白幼文墓文·····	白居易	14
膳部郎中白行简墓文·····	白居易	15
漂水县令白季康前夫人河东薛氏后夫人		
高阳敬氏墓状·····	白居易	16
醉吟先生墓志铭·····	白居易	17
太原白公居易墓碑(并序)·····	李商隐	19

宋

寇忠愍公准旌忠之碑·····	孙 作	22
----------------	-----	----

金

金重立泰宁宫碑记·····	乔逢辰	28
---------------	-----	----

元

崇灵观碑记·····	王博文	29
泰宁官记·····	王朴	31
泰宁官包砌坤柔殿基记·····	同 弼	32
重修后土祠记·····	余阙	33

明

虞衡郎中刘公墓志·····	康海	36
承仕郎姜公墓表并铭·····	康海	38
思庵薛先生墓志铭·····	吕 种	39
重修县城记·····	薛腾蛟	42
重修文庙记·····	唐汝楫	43
尊经阁记·····	南 轩	45
演武场记·····	南 轩	47
重修文庙记·····	南师仲	48
沅水桥记·····	南师仲	50
重修董子庙记·····	徐 吉	52
史莲勺先生学田记·····	冯大任	53
增置学田记·····	张天机	54
少保弦蒲南公生祠碑记·····	王 铎	55
瀑园记·····	南居益	58
下邳故县名贤碑记序·····	刘懿宗	60
章奏久隔乞防微渐疏·····	史记事	61
畿民四极堪怜堪忧疏·····	史记事	65

快瞻圣节怀闻天戒疏·····	史记事	68
条陈时政疏·····	刘芳	70
劾魏忠贤疏·····	刘芳	71
应州儒学明伦堂上梁文·····	薛敬之	74
思菴薛先生入陕西会城乡贤祠记·····	马里	76
思菴薛先生入渭南乡贤祠记·····	张治道	79
应守薛君德政碑记·····	王鏊	80
思菴先生传·····	南大吉	82
思菴先生传·····	冯从吾	83
明重修义勇武安王庙记·····	孙玮	85
重修关圣庙记·····	史记事	87

清

重修文昌阁记·····	尚九迁	89
五知堂铭·····	尚九迁	90
重修尊经阁记·····	陆贻奇	91
重修沅水桥记·····	朱可杉	92
杨公忠烈祠记·····	李棠薇	95
五贤祠记·····	孙 纘	96
重修文昌阁记·····	岳冠华	97
重修五贤祠记·····	岳冠华	98
详请酌拔盐引·····	岳冠华	99
蔡孝子顺墓表·····	典理 咏实	100
重修文庙记·····	王 琰	102

重修尊经阁记·····	李毓英	104
重修庙学记·····	孙士杰	105
创建营房记·····	唐若时	106
重建寇莱公祠记·····	陈 锐	107
龙神庙记·····	李 所	108
重建莱公祠记·····	唐顺祖	110
义塚记·····	金文照	111
端泉观水利碑记·····	蒋福生	112
上慧大方伯陈本县利弊事宜书·····	乔光烈	113
慎拣首邑并繁缺州县疏·····	王松年	116
元帝官修醮碑记·····	王 琰	117
光泽县知县琴斋王公传·····	岳震川	118
王公父子同祀乡贤序·····	路 德	120
宾阳唐公墓表·····	汪济暉	121
叔孝子碑·····	胡保鐸	123
奏请先行驱贼出关以保完善疏·····	严树森	124
复陈派粮养勇窒碍难行疏·····	严树森	125
劾钦差大臣胜保疏·····	严树森	128
应诏条陈四事疏·····	严树森	131
清故修职郎候选州判副员生		
晓霞董君圻记·····	赵元中	134
上李方伯午山书·····	赵元中	135
流仙李公德政碑记·····	李享春	136
秋闱焦公神道碑·····	薛允升	137

新建白骨塔记.....	焦联甲	138
减定渭南县差徭局章程碑记.....	焦联甲	139
覆水利局稟文.....	奕增祥	141

民 间 传 说

阴皇后.....		143
王莽赶刘秀.....		144
周处.....		145
独孤皇后.....		146
寇准罢宴.....		147
曹皇后.....		149
对联自嘲.....		150

修 志 源 流

《渭南县志》纂修源流.....		152
-----------------	--	-----

唐

驳《复仇议》

柳宗元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邳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_穆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_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滋，_驷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_讞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_穆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_穆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_戾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

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以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黜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王忠嗣神道碑铭并序

元载

元宗再受命，宅帝位，三十有五载，兵加幽都，讨平匈奴。大将军载戈税弓来朝，献功天子。劳旋告成，回虑西戎，乃制诏：

“丞相、御史，咨尔朔方、河东节度、支度、采访使、安北单于大都护、御史大夫、清源公王忠嗣，统我六师，万姓皆全，石裂单于，封狼居山，归马漠南，列郡祁连，抚兹北荒，厥功茂焉，犬戎曜曜，作虐四裔，攘据石堡，渔猎青海，皇天震怒，以时致罪，公拜稽首，敢留主诛，猖狂先宥，国怒家仇，建牙榆溪，树羽河源，东缀飞狐，西竖阳关，本天下劲兵，制缘边万里。但长鼓，动雷駟，旌旗雷捶，干云蔽地，鼓流沙而

雖身戈，岷 昆 仑 而 賦 記。方且繕完補缺，勸穡戒車，圖全遺近，功，盡敵非一战。陣章立論，別白甚明。以孤特之姿，失貴臣之意。安祿山保奸伺變，忌公宿名。李林甫居遏示专，嫌公不附。寢營平之奏，沮樂毅之謀。內陳外諛，陰中交誼，卒从吏議，竟羅大獄。虽剗溫肆爪牙之毒，而哥舒有折檻之爭。辨牙門之至冤，遂匡石之排妖。黜守河上，没于漢東。洒我橫海鱗，年終四十五。物胡得并云朔，在禍幽燕。縱鳴鏑于兩都，投大难于區域。悲夫！父龙顏之英主，感風云之早契。散禍于微，圖堅在脆。乾坤改施，建邪易地。諫放墜落，离散困長。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狩皇御于巴蜀，劫官庙于蛇龍。如倒持而受柄，豈天意与人事。今上抚軍，用公旧校士，留殘憤，有余雄。謂諸葛之猶生，走仲达而知惧。及肅清東土，正位北宸，傷聞鼓鼙，載感風烈，追贈兵部尚書，太子太師。边吏增气，三軍激節。蓋念功悼枉，國之經也。義明運拙，神所勞也。”

公本太原祁人，六代祖仕後魏，為青州刺史，北齊為白道鎮將。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署馮翊縣，因徙家于鄭——今為華阴人也。皇考諱海賓，九原太守，安撫朔方諸蕃部落，兼丰安軍使。開元二年七月，以騎士屯蕭关。盛秋，臨河，牧禿发舉三十万众，東踰狄道。郭知運节制陇右，委穆寧寇，嬰城不動，遂得踐圍。西使驅掠馬牛，燄火照平涼，羽書惊朔塞。公召將校，計事曰：“众寡不敌，利病相懸，濟河外之兵，征凉州之援。”公以為：“羌虜入寇，吞噬腹心，扫國而西歸，不崇朝而事去，方為四夷耻，終遺大漢羞。取守封疆，身為障蔽，辞难就易，進熟偷安，而无后咎余責者，微諸公，谁不乐此？”乃拔勇簡材，輕養益馬，

有气敢往，不满千人。雷动电移，自辰徂亥。垂六百里，突掩贼营，纵吾奇兵，乘彼不意，披猖受戮，横溃宵驰，终夜追奔，达明会食。剽归师于壕口，歼困兽于达毗。粮糗之所残，戈矛之所毙，积屍将满，血漂河争流。气盛忘衔枚之虞，战酣无存变之意，仓黄颠仆，落于戎手。亦足以暴威武于天下，愧洪于蚩蚩。五十年间，犬羊迁迹，不敢窥边以取。当威皆失地，而远客勳映古烈，名垂壮藉。

初，元宗省书，废朝问故流，悼伟其心，而大其节哀。其戮而念其忠，褒赠开府、议同三司，安北大都户，俾给事中倪若水乘驛弔祭，命许国公苏轼为之文，以致意焉。轻车介士，麾儿属将，陪护丧，封坟宠葬。公之薨，年九岁，诏复朝散大夫，尚辇奉御。特令中贵扶入内殿。意苦而羸形绝地，辞哀而进血沾衣。左右动容。上亦哀之。因抚而谓曰：“此去病之孤，吾当壮而将之，万户侯不足得也。”衣之以朱衣，锡名曰“忠嗣”。部曲主家后宫收视。每随诸王问安否，独与肃宗同卧起。至尊以子育，储后以兄事。公亦唯专，唯不倾不堕，未尝见目，私云有过。每岁天子练戎整旅，冬狩秋田，翼奉车，越莽凌谷，猎麟长杨，掩兔黄山，力轻狡，流离往还，所累益奋，捷无前，出而有获，多不自贤。上既知公有日磬之纯固，加李广之材气，义形于主，确然乘志。少而侍中，虑不省事，乃试守代州别驾，大同军戎副。十法大豪，闭门自敛。卖功老将，俯伏听令。凉秋八月，桑干崩。方佯白登外，驰突长城下，单戈指虜，轻骑犯胡，有向必摧，能当御破。往往射雕者，居公掌握中。匈奴惮边，不敢抵当。肃宗为上泣曰：“王忠嗣负材敢战，必恐亡之。”即日征还，

守未央卫尉。入侍之岁，时方就冠。元献皇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择配之礼，命之主饌，恩情甚厚。公以仇耻未雪，激愤愈深，每对案忘餐，或独居掩涕。元宗虽欲大其伸而全其屈，终亦观其志而感其忠，封以中郎将官，从徐公萧嵩出塞，但使通知四夷事，饱习军阵容，不得先启行，无令当一队，且有后命，虞其天网，枕戈假寐，如诏三年，及徐公将入觐京师，改轍张仲。公以归报，愿一甘心，乃候月乘风，卷旗鞭马，精兵七百弩，深入郁标川，遇赞普牙官战角武，戈鋌山立，介马云屯，雾雨忽开，旌旗相接，将校失色，犹欲引驰。公谓：“一足未移，追射且尽，无敢妄动，观吾破之。”乃超乘贯羌，当前皆废。吐蕃大将，临高整旅。公陷胸走腹，曲折回旋，旋取白马于众中，持大而益振。肩倚膝跨，踞藩蹙圯，众铁机骇，群挤乱坠，提刀四顾，如土委地，纲决网漏，通诛久矣。既伐且平，当而勿喜。蔑夷之，又寇崇焉；系累之，亦焚燎焉。执讯获醜，何啻数千。牵羊繫驹，殆将万计。拥州以入塞，积京观而徐回。幕府上功，貳师状。上益叹惠，诏令凯旋。天子御勤政楼，亲阅军实。太常稽宪度，将受执金吾。上亦多元戎，因为右丞相，仍令图写，置于坐隅。自兹厥后，恒当重任。赵承之败于怒也，只轮不返。召度紫干河，虜其全部。复失亡之车重，杜希望之辑盐泉也。戎寝宇下，三师受擒。公独溃坚围护，经时之板筑，信安王之临辽碣也。用武于卢龙塞，朝鲜盛刊垒之功。单光乘之，征骆驼峡也。会援于李陵台，河朔受全军之惠。初佐戎关陇，分镇河湟。一之岁，拔新城，走莽布，夷烽火，烧积聚。二之岁，开九曲，夺三桥、梁洪河、渡西海、和雷鼓，勇士厉，指掌振耀，傍塞裔。开元之末，拥旌汾代。

天宝之始，兼统朔方。獯鬻内离，九姓横叛。大单于控弦渡漠，
声言不附。拔悉密引弓乘，后会师。中使遽闻，帝思汙荡。
受降尽狄，曲指犹迟，亟决急装，天书百下。公以为出疆之任，
得守便宜。冒顿，北方之强，未当屈仰。叛胡畏服。大不轻用
兵。势阙言甘，可虞他变。盛师临木刺，致使出兰山。舍垢，并
容两存；视隙，全城保重。闭壁坚营，无名，王大人列辕门，受
事绝。单车匹马，报候吏前，期防密虑周。诈穷情见，果穹庐桀
黠，将侵略及方右地。郅支已解仇交质，几欲图成大祸。宁惟向，
化未醇。于是，设间以散其从，肆谋以离其约。二虎不合，遁逃
远舍。天子使缁衣御史问：“后将军不念中国之费，乘机之速，
其上畏懦优游之故。且陈支解戎碑之谋，苟事得其中，如将军素
料。又，匈奴何时可灭？”公条对：“不羁之患，易以计破，难
以兵碎。彼有乖离之渐，我知贪利之戒，威加幽荒，武畅阴海，
归德。”不二三岁，明白逗留未决之状，备列平戎一十八策。
玺书还报，从公所画。突厥前有畏汉之逼，后有事仇之恐，缩
迁徙，散亡贫破遭罹嫁堕之患，傍缘谕告之辞。不及夕，以侯王师，
受而去者十二、三，委辔而降者五千帐。明年秋，引军度碛，
定计乘虚。至多罗斯，坏巢焚聚。涉汴昆水下，将降旗，皆倒戟
自残。舆师请命，斩白眉可汗之首，传置藁街。系葛督禄婆匍可
敦，献于阙下。阿波达干持爱姬霄遁。乘六骡突围，啸聚东蕃，
迫胁小种，立乌苏为君长，自尊任为贤王，保浑河、仞山，据丁
零古塞，谓中国有碛限之限，官军无可到之期。按甲休徒，系鲜
高会，思归故地，卒复大名间。岁方暮，严冬仲月，公出白道，
誓自单于北伐，俾仆固怀恩、阿布斯为响导，覘视井泉。命王思

礼、李光弼为游军，收罗服，听顾万里若俄顷，过山川如枕席，岂百舍之敢休，不再旬而履狄。夜驱胡马，暗合戎围。自丑至辰，头驱面缚，乘无物故。士蓄余怒，~~震~~全国，永清朔土。告数上，帝荐功皇祖。三代之盛，~~非~~孔职，方叔、吉甫驱之而已。勤霍倦卫，蒙亦终毙，倾秦筑怨，~~原~~汉偿费。虽张愿列三城，卫公擒颉利，才遏承冰之势，但雪泾阳之耻。则自命将以来，肃将天刑，诛而不伐，素定庙胜；阵而不战，龙荒绝贵种，大漠无王庭。恢武节而振天声，未有如公之比。

公始以马邑镇军，守在代北。外襟带以自隘，弃奔冲而蹙国河东。乃城大同于云中，徙清塞横野，张吾左翼，朔方则并受降。为振武筑静边云内。直彼~~烽~~，巨防周设，崇~~堡~~万堵，开阳闭阴，拓迹爰土，藏山掩陆，磅礴回护。西自五凉，东及渔阳，南并阴山，北临大荒，联烽接守，乘高倚要，塞风杨沙，绝漠起鸟，悉数于瞬息，传致于晷刻。~~玄~~黄不得杂其象，秋毫无以逃其状。矧裘侵与牧马，敢凌~~虚~~而南向？冰河风壮，车甲鳞萃，谁何疆理，千长百师。秦将束于降虏，汉卒~~毙~~于戎骑。公乃衡悬华裔，势分众寡，由中制外，长御远驾。恢我朔边，有如彼图难于易，又如此当乘钩之颠国也。巧文~~伤~~，网密事聚，借公为资，动摇国本，讽操危法，言酷意诬。虽丞相置辞，犹惊狱吏。而贯高长者，竟出吾王。成公谪居，人无不恨。逆胡之兆乱也，意并河东，伪筑雄武、常山、临代、飞狐~~拒~~塞，制夷忧之。抚~~靖~~函之背，征~~邻~~请助，邀公越会，将欲诡遇买欢，冀得兵留镇废。公先期应诏，未~~觐~~而退，妄论本末之难，切指未然之戒。危辞洩漏，凶党交害，摘抉排折，俾公终败。

公之始仕也，自家移孝 童被识策虑，奋发义勇逼亿。其受任也，厉三军之气，同万夫之力。致诛则百蛮竦，振武则暴强服。支离约已，尽瘁事国。呜呼哀哉！惟公明迈激朗，信廉仁勇，机敏神速，内和外重。处盛权，不得以非理挠；临大节，不可以危亡动。道将世_下，器与时屯。折冲厌难之臣旋踵。乃身，不_滯不磷之坚，挫于刀笔之前。此慷慨义烈之士，所以掩泣而流连。矧我依仁受赐，托姻逮予，守官秉策，司勤运_下。功在诚存，理冤明没，河渭苍古原。左掌太华，斜_晚鸿门，刊铭路隅，庶慰精魂。其词曰：

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战实危事。”三代为将，道家所忌。得非好胜乐凶，欺降嗜利。绝域列李，杜_郎悲起。每原始而要终，吾国知其所以。温温清源，幼寤圣君。动必顾礼，质而能文。摧_摧刚为柔，塞_解纷。破虏忘_下，平戎让勋。肃致天讨，议诛不顺。密谋神断，四回六奋。火烈风扫，遽驰电震。舍服解网，昭威示信。首脍归尧，三苗格命。守矜功，谓之不克，并_埋木刊，_新云非贼？惟后将军古训是式，先计后战，贵和贱力，哀胜不敢持全_一。遭罹_下，故颇僻反。苍_属利吻，鸡_多争食。颠倒静迈，汨陈白黑。威暴都_下，功毁即墨。浩歌沧浪，饮恨南国。

希仁圣之遐轍兮，亦管诛而蔡殛。

谓贤哲之晦亡兮，颜与冉又不得恒尊。

周而灭，项犹存。功而掩，苟思。人以爱树，将十世而宥直，如为虏而报仇，使快讐而失职。顾沂城以流恻，投潘谏而太息，贾生徒惊于北_下，北_下焉知其倚状。松凋玉缺，直内贞戮，竟埋干将，终碎明月。宿草陈根，没_下苍坟。垂清风于颂石，与

终古而长存。

案：碑，元载撰文，王播书。今（乾隆时）在乡贤祠内，阴有宋人题名。

巩县府君白讳夫人河东薛氏墓状

白居易

白居易撰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

白氏，芈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裔孙白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郡。后非其罪，赐死杜邮。秦人怜之，立祠庙于咸阳，至今存焉。及思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孙因家焉。故今为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讳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曾祖讳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讳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讳温，朝请大夫，检校都官郎中。公讳讳，字士钟，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学，善属文，犹工五言诗，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经及第，解褐，授鹿邑县尉、历陵县尉、汜水县尉、洛阳县主簿、酸枣县令。理酸枣，有善政。本道节度使令孤章知而重之。秋，淮，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克滑台、毫一，作节度参谋。军府之要，多咨度焉。居岁余，公尝规章之失，章不听。公因置一书移章，不辞而去。明年，选授河南府巩县令，在任三考。自鹿

邑至巩县，皆以清直静理闻于一时。公为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于涉是非关邪正者，辨而守之，则确乎其不可拔也。大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于长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权厝于下邳县下邑里。夫人河东薛氏，夫人之夫讳倨，河南县尉，大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于新郑县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权厝于新郑县临洧里。公有子五人，长子讳季庚，襄州别驾，事具后状。次讳季殷，徐州沛县令。次讳季轸，许州许昌县令。次讳季宁，河南府参军。次讳季平，乡贡进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孙居易等始发护灵柩，迁葬于下邳县北义津乡北原而合祔焉。谨状。

襄州别驾白季庚夫人陈氏墓状

白居易

白居易撰襄州别驾府君事状：公讳季庚，字某，巩县府君之长子。天宝末，明经出身。解褐，授萧山县尉。历左卫兵曹参军、宋州司户参军。建中元年，授彭城县令。时徐州为东平所管属，本道节度使反。反之状，以胜兵屯埇口，绝汴河运路，然后谋东，规江淮。朝廷忧虞，计未有出。公与本州刺史李洧潜谋，以徐州及埇口城归国，反拒东平。东平遣骁将信都崇敬、石隐金等，率劲卒二万攻徐州。徐州无兵，公收合吏民，得千余人，与李洧坚守城池，亲当矢石，昼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诸道救兵方至。既而贼徒溃，运路通，首挫逆谋，不敢东顾。由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到于今讫，不隶东平者，实李洧与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别驾，赐绯鱼袋，仍充徐州观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将忠谋，翻然効顺，叶其诚美，共赞良图，我

悬爵赏，俟兹而授，宜加佐郡之命，仍宠殊尚之序。”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检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别驾，当道团练判官，仍知州事，故其制云：“尝宰彭城，^私而归国，旧勋若此，新宠^如。或不延厚于忠臣，将何劝于义士。宜从亚列，再貳徐方。”秩满，又除检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别驾。秩满，本道观察使皇甫政，以公政绩闻，荐，又除检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别驾。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终于襄阳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权^卒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迁护于下^乡县义津乡北原，从^先县府君宅兆而合^葬焉。

夫人，^歙川陈氏。陈朝宜都之后。祖讳璋，利州刺史。考讳润，坊州郿城县令。妣太原白氏。夫人无兄姊弟妹。八岁，丁郿城府君之忧，居丧敦哀，主祭尽敬，其情礼有过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称异之。十五岁事姑舅，服勤妇道，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尝。睦娣姒、待宾客、抚家人。又三十三年，礼无违者。故中外凡为家妇者，皆景慕而仪刑焉。及别驾府君即世，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恂恂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夫人为女孝如是，为妇顺如是，为母慈如是，举三者而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歙川县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卒于长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从先府君^柩于皇姑焉。有子四人，长曰幼文，前饶州浮梁县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次曰行简，前秘书省校书郎。幼子金刚奴，无禄早逝。

初，高祖赠司空，有功于北齐，诏赐庄宅各一区，在同州同

城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于韓城縣。
今以卜歸不便，遂改卜城縣府君及襄州別駕府君兩管于下縣
義津鄉北原。其兩管，同兆域而異封樹，蓋從時宜，且叶吉也。
謹狀。

唐鄜州縣尉陳潤夫人白氏墓志銘

白居易

白居易撰：故坊州鄜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志銘。

夫人，太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元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弼之第某女，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故鄜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諱季康之姑，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秘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奉父母，故延安府君親之如子。既笄，以柔正從人，故鄜城府君敬之如賓。自延安終，夫人哀毀過禮，為孝女。洎鄜城歿，夫人抚訓幼女，為節婦。及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人，為慈祖母，迨乎涪蒸嘗、敬賓客、睦娣姒、工刀尺、善琴書，皆出于余力焉。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于徐州古丰县舍。其年冬，十一月，祔窆于符離縣之南偏。至元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即潁川縣君新營之西坎，從存歿之志。居易等號慕慈德，敬撰銘志，泣血秉筆，言不成文。銘曰：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嗚呼，謹揚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我